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large, bold, black Chinese characters '爱情不插电' (Love Without Electricity) arranged vertically. The background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sections: the left side is green with white vertical stripes, and the right side is red with white vertical stripe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black-and-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s face. To the right of the title, the author's name '陈薇' (Chen Wei)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black, with '著' (written by) in red below it. The overall design is clean and modern.



陈薇

著

华艺出版社



陈薇

著

华艺出版社

爱情不插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不插电 / 陈薇著 . - 北京 : 华艺出版社 , 2000.1

ISBN 7-80142-084-5

I . 爱… II . 陈…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574 号

**爱情不插电**

**陈薇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5286554)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9.25 203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

ISBN 7-80142-084-5/I · 047

定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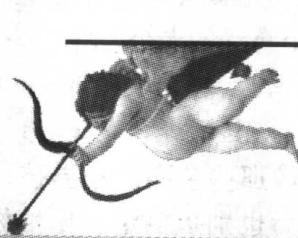
陈薇，25岁，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初中二年级时荣获全北京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眼睛聚光的男孩》、《抚爱——献给飞蛾的安魂曲》。1997年5月在台湾著名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上发表女性散文。1997年底与首都学术界女学者共同编辑散文集《挚爱真情》，之后出版第一部时尚长篇小说《北京的独身男人》，引起轰动。她在《精品购物指南》家园版开办讨论情感问题的“陈薇信箱”，深受都市青年男女的喜爱。

## 内容简介

时尚杂志记者姚叶一心想嫁成功男人，在事业上托她一把，但追求者张路加偏偏已是铁定的有妇之夫。靓仔沈飞的出现是一个机遇，给了姚叶另一个支点。老男有实力少男有活力，姚叶将他们的优点照单全收。一边在和张路加的精神恋爱中蓄积力量，一边在沈飞的激情中获得灵感，将灵与肉的优势一网打尽。姚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结果赢了个大满贯。

她会嫁给谁？

本书提供都市女性二十四条恋爱妙计和实例！



### 陈薇妙语

每个女人都指望婚姻能同时带来爱情、快感、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但这通常要由四个男人来帮你完成。男人大概也是如此吧。

对女人来说结婚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谋生手段，自认为有点姿色的郭小帆做梦都想遇见从国外回来的富商，那可是一条人生捷径，眼下碰巧有这么一个，而且还挺吸引人的。

经济不景气对郭小帆来说是个抽象概念，唯一的影响便是敦促她尽快嫁个有钱的老公。

“他会注意我们吗？”郭小帆喝了一口鲜榨的芒果汁，扭过头问姚叶。

“这种男人可不像那些装酷的小男孩，第一眼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也别想搞定。哪怕你撞翻他手里的酒杯，或者干脆摔进他怀里。”

姚叶顺着郭小帆手指的方向扫了一眼，迅速作出判断。她显然对国际饭店旋转餐厅的自助餐更感兴趣，借着郭小帆的亲戚关系混进一场绅士淑女派对，才使平时不能在学校穿的好衣服派上用场。

风摇烛影，东倒西悠。头顶令人目眩的光洒在发出清脆声响的盘碟上，熏鲑鱼的香味扑鼻而来，磨花玻璃杯里闪动着金灿灿的 Golden Rum，还有一会儿要看的《泰坦尼克号》……对于两个野心勃勃的大四女生来说，一切如虚幻的花朵绽放枝头。

“哇噻，他的西装是杰尼亞的。”郭小帆专注地望着商人张路加，她的目光大胆、热烈，而且非常熟练，好像优秀的技工，熟悉机器的每一个部件。

暖意朦胧，姚叶感到皮肤发痒，滚烫的血液透过毛孔昭示着兴奋。要是能嫁这样一个男人，所有的梦想都将一步到位。

姚叶的长发乌黑发亮，偏分，右边多一点，衬着她的皮肤黑白分明。脖子上有一小颗淡红的痣，像是针尖上沾的小樱桃。



“美艳”和她不沾边，但她依然很俏。眼睛有神，相对其他地方的平淡显得分外突出，犹如在拉什莫尔山上插一株仙人掌。目光里的聪慧为她增色不少，使她看上去很有味道。另外，她懂得花费不多的钱为自己扮靓。时间一长，她就像汽车金属漆的折光，反倒比那些乍一看就很靓的女孩更能打动男人心。

她对自己的这套宝姿米色套装还算满意，如果再能喷一点CD的“沙丘”就更爽了。

郭小帆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小甜心，姚叶使人联想到银色缎带的光晕，而她总是让人想起“小甜饼”、“奶油曲奇”、“卡夫雪凝”一类的词。如果是西洋人，她肯定是凯特·温丝蕾特那样的小美人。白里透红的脸蛋像小麦麸一般饱满，微微上噘的嘴唇如婴儿一样娇嫩，只须涂一点唇油就很好看。身体浑圆，胸脯饱满，和姚叶一样都是小骨架。她回头看人的时候脖子上窝起一道深深的褶，转回去，那道褶又倏的消失了。姚叶生气的时候管她叫粉皮猪。

如今，全球流行 DIY (do it yourself)，装饰品可以自己做，爱情可以自己策划，快乐也可以自己打造。姚叶做梦都想当个成功的白领，交什么样的朋友、找什么样的男人都围绕这个目的。折腾来折腾去为的是 I have a dream，梦想不会让她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丢掉性命，梦想令她走到大街上形单影只却又自得其乐。

姚叶看了看表，这会儿学校里的人正在枯燥的教室里上晚自习，考研、攻 GRE，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不过，转念一想，夹在这伙华丽的白领中，她和郭小帆又算什么？水晶鞋不翼而飞，银色马车变成小老鼠，天一亮，她们还不是灰姑娘吗？

“我打听过了，他叫张路加，是一个文化艺术公司

的老板。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机会，给他留 BP 机号。”

“他肯定有老婆了吧？”姚叶问。

“不一定，他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没准还是个超级钻石王老五。”

姚叶的眼睛像蚊子的长脚在张路加脸上盯来盯去，“英俊”这个词并不适合他，他看人的样子似笑非笑的，仿佛在调试焦距，一眼就知道你想干什么。成熟的魅惑好像白花花的啤酒沫。他挺随和，却又和人群保持一段距离，仿佛在导演一出独角戏。皮鞋是鸵鸟皮的，手表是“浪琴”的，姚叶以女孩的细腻摄取了这些必要的细节。

“他像个花钱大方的男人，你想怎么套上他？”姚叶问。

“先接近他周围的人。”郭小帆说。

“脑积水。”

“什么意思？”

“对这种男人必须直截了当，要是成了就皆大欢喜，要是不成也别浪费时间。”

姚叶一边说着，笔直的背影伸成一个惊叹号。

“你是说像三毛那样把电话号码写在男孩手上？”

“那又怎样，不过这事要做得巧一点，”姚叶诡秘地一笑，“初次见面就要他大吃一惊。”

张路加悄然落坐，目光游移，看上去像个节省感情的男人，不会把理性丢进女人的超短裙里。他并不想表明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但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仿佛都是游走的棋子。

姚叶和郭小帆坐的地势很有利，她们可以专注地盯着张路加，但张路加却看不到她们。弗洛伊德根据器官



来判断男人，姚叶则透过目光品味人性，她以特有的敏感捕捉到张路加身上的忧郁。忧郁在这个男人身上不是一件装饰品，而是流淌在血管里的液体。那里面一定有个故事，好像可口可乐公司新出品的相思传奇精品咖啡。

“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

姚叶忽然想起许茹芸唱的《独角戏》，深知郭小帆根本打动不了张路加的心，但她可以帮助自己扰乱视线。

“他身边肯定有很多女人。”郭小帆说。

“那又怎样，你完全可以轻装上阵，就像日本队打巴西队，实力摆在那里，输多少也不丢脸。”

“这倒是，不过假如你的对手是个白痴，但她穿一身范思哲呢？你能说你的实力不如她吗？但你就是没有她的机会，这个世界是物质化的。”

“那就看你有没有脑袋和勇气了，现在流行‘气质型性感’，懂吗？女人不靠丰乳肥臀一样能牢牢地勾住男人的心。”

姚叶嫉妒地瞟了一眼郭小帆鼓胀的胸脯，她只能靠智慧为自己加分。

她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笃信一切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古训。她却不打算再过平庸的生活，平庸比失败还可怕。

“你看——”郭小帆拽了拽姚叶的衣袖。

张路加身边走来一位清瘦的时尚女人，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贴着张路加的耳根，看上去很亲。领略此情此景，姚叶的上嘴唇有点出汗，但强烈的征服欲却一下子冒了出来，今天晚上一定要干点什么，即使一无所有

也得试试。

“可能是他女朋友。”

“不一定，倒像个海岛妖姬。”

“现在流行这种瘦骨嶙峋的骨感女人，比如英国名模凯特·莫丝，男人说这种女人才性感呢。”

骨感女人的黑色长裙下露出略微发黑的脚踝，透出一丝诡异的味道。

冷峻的事实横陈在姚叶和郭小帆面前：没有辉煌的背景，没有羡煞旁人的身高和姿色，却空有一颗野心，靠什么来填满那无底洞似的欲望？也许她们要像一本德国畅销书的题目那样：《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

“她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辆平板车。”

“飞机场！八层钢板压过的太平公主！”

郭小帆忽而又像一支牛气十足的绩优股，她和姚叶双臂交叉，在低平的领子下簇起一道小沟，吸引一个陌生男人正如在钢丝上跳舞，既充满机会又富于挑战。

长安大戏院毗邻国际饭店，走过去就行了。先吃自助餐再看美国大片，这是绅士淑女们的构思，《泰坦尼克号》为梦幻之夜镀上金边。

姚叶和郭小帆压抑着内心的冲动悄悄落在人群后面，原定和她们一起来的倪娜失约了，她们必须把那张多余的电影票处理掉。等贵人们步入影院，确认没有人看见，她俩才从售票亭后闪出。

“倪娜真讨厌，说好了又不来。”

“准是又约会去了，她从哪里搞到那么多男人？”

“你不知道吗？倪娜每期都看广告上的‘凤求凰’，条件合适就和人家联系。”



“那么多男人里就没一个能看中的?”

“倪娜只钓大鱼，不找普通男孩。”

“把票卖了够咱俩吃一顿的。”

现实总是将美梦击个粉碎，今晚，将美丽拓展到最大值的姚叶和郭小帆却要和票贩子软磨硬泡。

“这票的位置多好呀，就卖 80!”

“大姐，这片子在好多地方都演过了，今天肯定坐不满。”

“那你说多少?”

“40。”

“行了，你一边呆着吧。”

姚叶叹了口气，一股燥热舔着脸颊。她顿时觉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每当这种尴尬场面来临，她总有虚度青春的感觉。“早晚要混出个样来！”天一亮，她就必须为改变命运而斗争。

郭小帆的脑袋快耷拉到地上了，生怕被熟人认出来。她刚一愣神，手里的票立刻被一个穿假 NIKE 衫的男人抢走了。

“你干什么？”郭小帆急了。

“我看看你的票。”

“拿钱来！”

姚叶看那男人个子不高，腾地一下拽住他的领口，怒目圆睁：“别装傻，拿钱来！”

“哎哟，大姐，我就 40 块钱。”

“装孙子！”

“假 NIKE”掏出 10 元一叠的钞票，递给姚叶五张，姚叶眼疾手快，把他手里的另一张也抢了过来。

“这种人——”

姚叶把钱交给郭小帆，电影快开演了。停车场上雪

亮的灯光像个筛子：它使华丽的更华丽，灰暗的更灰暗。一辆宝马引着一辆奔驰划过一道傲慢的弧线，在大堂的台阶前戛然而止。姚叶和郭小帆不约而同地盯着奔驰的车门。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轻盈地跨出车门，两根细长的腿像放射线一般刺破姚叶和郭小帆的虚荣心。

客观地说，那女人身材还可以，但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眼袋很大，表情像醋溜大绿杏——咧牙酸。

“她看上去挺眼熟的。”

“从外地来的，在几个电视剧里演过小角色。”

“现在这种人倒挺走运。”

“她有机会呀，一些所谓的好女孩不是自己有多好，而是没机会变坏。”

“我们只能想办法变成才女。”

“才女不吃香，还不如歌女和舞女呢。”

“是啊，在有些男人眼里一个其貌不扬的才女可能还不如一只路边鸡呢。”

郭小帆和姚叶悻悻地走进检票口，浪漫季节还没有展开，生活便出现了瓶颈，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她们急于找到一个切入点，迅速打开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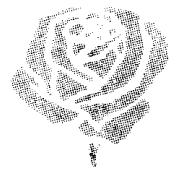
好在《泰坦尼克号》能振奋人心，郭小帆和姚叶找到位子时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还有两分钟。”

郭小帆刚一落坐就用目光寻找张路加。姚叶想起在国际饭店说过的话，心中隐隐飘起一丝莫名的渴望，干吗不试试呢？

“有纸吗？”姚叶问郭小帆。

“干什么？”



“你不是想给他留 BP 机号吗?”

郭小帆的眼睛立刻像个聚光灯，建立在假想上的成功使她心旌摇荡。她从手袋里掏出笔记本，刷刷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 BP 机号。

“把你的也写上吧。”

“喜欢他的可是你。”

姚叶嘴上这样说，心里已经甩下又大又弯的钓钩。

“这样写可不成，莫名其妙的，他又不是小男孩，肯定会扔了。”

“那怎么写？说我们想认识他？”

“你懂什么呀。”

姚叶略一沉思，借着影院里的微光在纸上写下她那笔极富个性的字。

“我想杰克并没有沉入海底，只是坠入露丝的心中，你说呢？”

“哇，好酸！”郭小帆尖声叫着，“怎么想出来的？”

“别忘了我是老手嘛。”

姚叶犹豫着是不是该把自己的名字和 BP 机号也写上去，恰巧骨感女人起身去洗手间了。干吧，就像 NIKE 的广告，just do it，生命由不得你半点犹豫。

“请你把这张纸递给穿灰色西装的先生。”

在纸条传过去的一刹那，郭小帆屏住呼吸，心被一根丝线拽着悠然飘荡。姚叶的表情变幻莫测，好像在调试着电视频道，究竟哪种眼神更能吸引他？

张路加拿到了纸条，先看看正面，然后又扫了一反面，他回过头来，准确无误地找到姚叶和郭小帆，好像有预感似的。姚叶灼热的目光越过赤道向北回归线上的张路加频频致意，当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时，姚叶立

即送上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

灯光暗下来，张路加友善地点点头，把纸条塞进衣兜里。

“完了吗？”郭小帆担心地问。

“不会的，”姚叶自信地说，“这会儿他没法和我们说话。”

不能不佩服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演技，尽管这家伙生活中绯闻不断，甚至清晨从黛米·摩尔家翻墙而出，但他仍然能使款款深情的杰克浮出水面，穿越时空，令全世界痴情少女为之倾倒。许多人前往当年遇难者的墓地凭吊，据说一位叫杰克的工人墓前的鲜花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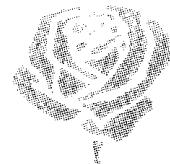
“哇——”

影院的音响效果极佳，郭小帆时不时要尖叫一声，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仿佛泼在自己身上似的。

“这么活一辈子也值了。”

姚叶的心颓然沉落，手里的冰红茶溅出来一点，目光粘在银幕上，从16岁开始她一直是个意淫主义者。滚滚而来的欲望被一层坚韧的保护膜遮挡着，浮游虚空，无法着陆。

郭小帆和她如出一辙，严格的家教让她们从小形成一种观念：和男人交往要把握尺度。“男人最瞧不起那些偷尝禁果的女人，男人找老婆还是喜欢处女”……妈妈的话已然是先入为主的真理，姚叶和郭小帆都是喜欢走捷径、怕付出代价的人，她们从不琢磨所谓的“真理”本身是否正确，而是将它生吞活剥地牢记心中。久而久之，这种观念深入骨髓。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力保城门不失。



米兰·昆德拉为“调情”一词下过定义：“调情是并不兑现的性交许诺。”

“体验”是个充满诱惑的词，但又勾起她们的患得患失。谁能解开那顽固的“处女情结”？连她们自己都拭目以待。

姚叶身边的男人都说她是个性感的女人。性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内在的气质，第二是举手投足引起的感觉，第三才是丰乳肥臀或是健硕的外表。不过小孩总是把这三个层次倒过来，先人为主。

电影中的杰克和露丝初试云雨，姚叶凝神品味，浑然不觉中呼吸加快，一丝燥热飞上耳际，无法控制地沦为感官的奴隶，整个人浸在湿润的气息中，如清泉般畅快。

郭小帆的胳膊肘碰了她一下，她蓦的一惊，脸红了。

不知过了多久，杰克被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冻僵，露丝松开他的手，莱昂纳多可爱的脸渐渐沉入水底。

“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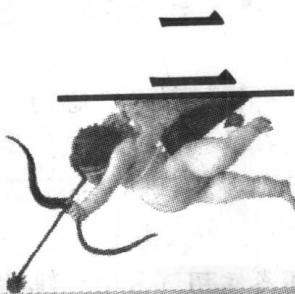
姚叶拉着郭小帆往外走，她不想看结尾时露丝那张衰老的脸，让琴弦在华彩处断掉，是爱情最好的结局。

“不等张路加了吗？”郭小帆在影院门口收住脚步。

姚叶很坚决：“不等了，对这种有钱有势的男人要吊他的胃口。”

春的甜味钻入毛孔中，姚叶掸掉粘在裙子上的柳絮，此刻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高明之处。

一个非凡的开头注定会酿造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 陈薇妙语

一般来说，女人总是把感情和性联系在一起，而男人习惯把感情和性分开来谈，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不是此消就是彼长。有永恒的灵肉合一吗？如果有，那将是终至绝命的灵境或是一闪即逝的幻梦。